

洋

张永虹 著

后妈的三明治

少女贝蕾出国经历烽火
一段青涩岁月的真实纪录

作家出版社

洋

后妈的三明治

张永虹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洋后妈的三明治/张永虹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 5

ISBN 7-5063-2663-9

I. 洋…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1811 号

洋后妈的三明治

作者: 张永虹

责任编辑: 罗静文

责任校对: 文 夷

装帧设计: 朱雪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80 千

印张: 8.25

插页: 3

印数: 001—15000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663-9

定价: 1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永虹

曾用笔名 林哲

已出版长篇小说十多部



不管风吹
不管雨打
我要找我的爸爸
不管路途多遥远
万水千山
我也要找到我的爸爸
我的好爸爸
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
我在找你
.....

这是十年前播放的一部日本动画片的主题歌，说的是一个名叫咪姆的小女孩流浪四方寻找爸爸的故事。

那时候贝蕾六岁，爸爸突然消失了，妈妈说爸爸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剪羊毛。小贝蕾天天看咪姆找爸爸的动画片，每回跟着唱到“我要找我的爸爸”就掉眼泪，她不想让妈妈知道她在想爸爸，攥着小手绢不停地擦眼泪。电视里的咪姆历经苦难挫折终于找到了爸爸，而贝蕾跟爸爸一别就是十年。

贝蕾永远不会忘记最后一次跟爸爸在一起的情景，那是在中山公园。爸爸坐在树下，像一个牧羊人守护着他的小羊羔。小贝蕾穿一件金黄色的小连衣裙雀跃在花丛草坪中，摘一束野花飞到爸爸面前，“爸爸，这是什么花儿呀？”爸爸说：“这是喇叭花儿。”又摘一把野草，“爸爸，这是什么草呀？”爸

爸说：“这是狗尾巴草。”小贝蕾笑了：“是狗尾巴上长的草吗？”突然，她发现爸爸流泪了，“爸爸，你为什么哭呀？”爸爸抱住她说：“爸爸要去很远的地方，要等到小贝贝长到这么高才回来。”小贝蕾撒娇地嚷道：“不，我不让你走，我要你拉钩保证！”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爸爸跟她拉了钩，她以为爸爸不会去很远的地方了，可是爸爸欺骗了她，爸爸从此消失了。

小贝蕾唱着找爸爸的歌儿想爸爸，一直想到再也记不起爸爸的模样。





★ ★ ★
1. ★

机场大厅的玻璃墙是许多人命运的分界线，跨进这道玻璃墙就跨进另一种人生。

贝蕾的另一种人生就这样开始了，今天离她十六岁生日还有半年，不满十六岁的少女踏上了出国寻亲求学之旅。回眸望一眼，前来送行的同学们的身影远去了，她所熟悉的世界远去了。登机大厅人头攒动，仿佛是一片汪洋大海，而她是不识水性的小人儿，一颗兴奋激动的心骤然冷却了。

她还从未搭乘过飞机，行前妈妈碎碎叨叨说了许多注意事项，在飞机上不要跟男性乘客搭讪，中途转机不要离开团队，如此等等。贝蕾一句也听不进去，就像妈妈多少年如一日叮嘱她过马路要小心一样，全是耳边风。她没有料到自己会慌乱无措。

柜台后面穿制服的男士看了一眼电子秤，说：“你的行李超重了，是交罚款，还是拿掉一些东西？”

贝蕾蒙了，呆站着不知如何是好。

那男士催她：“快决定，后面还有好多人等着呢。”

她斟酌着问：“罚款多少钱？”

男士又看一眼电子秤：“九百八。”

九百八？贝蕾下意识地护住挎包，里面装着两千块美金和不多的人民币，妈妈说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动用这笔钱。她想拿掉一些东西，可是拿掉什么才好呢？她有点后悔没有让妈妈来送行，妈妈一定会执著地站在玻璃墙外等到飞机起飞之后才肯离开。如果妈妈在，这个问题只需要交给妈妈处理就行。



男士不耐烦了：“你站到边上想好了再来。”

贝蕾看着这个可以被叫做叔叔的男士，她不习惯长辈用这种例行公事的态度对待她，满心委屈，不知不觉中眼眶湿了。

就在这时，身后一个中年妇女说：“把这个小姑娘的行李跟我的算在一起，我只有一个小箱子。”

男士给贝蕾的行李盖章放行，说：“算你好运，遇见热心人了。”

这个热心妇女让贝蕾想起妈妈，妈妈也是个爱管闲事的热心人，有一个像妈妈的妇女同行，心里踏实多了。贝蕾打定主意这一路跟紧她。

妈妈这会儿在家做什么？她看了我留给她的信吗？今天晚上她一个人在家，会不会哭？

贝蕾的鼻子一酸，刚压下去的泪水又翻涌起来。她想妈妈了，她没有料到自己会这么快就想妈妈，想得心痛。

这是夜航班机，当周边的乘客们沉入梦乡，贝蕾拿出了她心爱的日记本，这本带锁的日记本记录了少女的青春萌动，记录着她对妈妈和老师的诸多愤懑情绪。妈妈曾经翻动她的抽屉，偷看了男生写给她的情书，幸好日记没有失窃，否则她将一生都不原谅妈妈。

贝蕾在日记里写下刘念的名字。自从认识这个高一男生以后，她每天都在日记里向他倾吐心声，对他的爱慕之情日益膨胀。然而，现在她的脑海里刘念的形象竟然变得模糊，甚至想不起他的眉目。一个月前他们在同仁医院体检的时候相遇相识，至今只见过两面，原本相约一同飞往澳大利亚，可是刘念的妈妈突然生病了，高烧不退住进医院，刘念是个孝子，不会丢下生病的妈妈远走高飞。

刘念，你妈妈的病好些了吗？好几次我想对你说



带我去医院看望你妈妈，话到嘴边说不出口，只能默默地祝福你妈妈早日康复，我们早日在澳大利亚重聚。

刚才我想我妈妈了，想得都要哭，我真的放心不下我的妈妈。我总觉得我妈妈跟所有人的妈妈都不一样，虽然她在社会上经常扮演家庭问题专家，可她完全没有社会经验，自己的问题一大堆都解决不好，太简单太幼稚。我走后她会怎么生活呢？真不敢多想。

窗外的天已经发白了，离悉尼越来越近了，我的心情也越来越复杂了。下了飞机会是什么情景呢？我的父亲会不会带着他那个洋老婆来接我？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俩是我最最不愿意见到的人，我却不得不见他们，而且还要跟他们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写到这里，我的手心都冒出虚汗了。刘念，你赶快来吧，有成熟坚强的你同在异国他乡，只要拿起电话就能听到你的声音，我的内心就会充满力量。



2. ★

尽管贝蕾很不愿意承认这个看上去意志消沉神情倦怠的中年男人就是她小时候爱戴的爸爸，但她还是一眼认出他了。她从爸爸跟前走过，爸爸仍举着眼睛往远处张望，她驻足观察他，从他的表情里找不到丝毫喜悦和激动。这不由得让贝蕾又想起了妈妈。在北京一周五天住校，每到周末妈妈都像久别重逢似的欢天喜地。父亲的洋妻子没有来，哦，谢天谢地，四年前贝蕾在学校门口见到过那个女人，只记住她身上浓浓的香水



味儿混着浓浓的体味儿。“黑妞”说洋人身上都有狐臭，爸爸的家里会不会充满狐臭？

贝蕾久久地打量着爸爸，心里感到无以言喻的失望。爸爸走的那年她六岁，六岁之前记忆的每一个细节都弥漫着爸爸的笑貌音容。爸爸送她去幼儿园，经常到了门口架不住她一哭一闹，就抱着她去公园去动物园，或者带着她去办公室上班。爸爸喜欢把她扛在肩膀上，爸爸身高一米八三，贝贝从小就知道这个数字，她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达到这个数字，走在大街上，小贝蕾高高在上地坐在爸爸的肩头，看着黑压压的人群，她感到无比骄傲无比满足。爸爸突然在生活中消失了，小贝蕾的世界没有了太阳，她不记得自己怎样走过那无边无际的黑暗。

站在眼前的爸爸变矮了黑了老了，他穿着非常过时的化纤面料的衬衫和裤子，好像十年前在北京就穿过这一身，这服装和他的人一样被岁月磨蚀得暗淡无光。刹那间，贝蕾想不起来自己六岁之前爸爸的模样，如果此刻是在北京机场她一定会掉头离去，就像四年前的那个夏夜，爸爸带着洋女人到学校找她，贝蕾不等看清他们的面目掉头就跑。这里是外国，是傲慢的西方国家，刚才出关的时候移民官好一会儿盘查，还把她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连卫生巾都不放过，的的确确给贝蕾一个下马威，告诫她：你已经不在中国，不在北京了。移民官不识中文，否则她的书包上写着“打倒北约”的口号不知会惹出什么麻烦，就在上个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北约的导弹击中，一时间在书包上写口号画漫画成为校园时髦。

爸爸终于向贝蕾走来，看样子他还不是很确定这个姑娘就是他的女儿。

“是贝贝吗？”

贝蕾撇嘴道：“别叫我的小名儿，早就没人这么叫我了！”



“哦，贝蕾小姐。”

“别侮辱我，什么小姐？！”

爸爸可能想伸手拥抱女儿，贝蕾拒人千里的态度让他感到尴尬不知所措，他讨好地笑笑拿起放在地上的行李。

“累吗？”

“不累。”

“要是不累，我们上街转转，看看有什么需要买的。”

“随便。”

爸爸开的汽车也让贝蕾大感失望，这部看不出是什么牌子的小汽车破旧不堪，开在路上到处都砰砰乱响，她坐在后座看着爸爸的后脑勺，心想他的家会是什么样？会不会像电影里演的贫民窟？窗外的景色也平淡无奇，根本看不到高楼大厦，只是树和草比北京多。这就是外国？这就是那么多同学梦寐以求的外国？昨天去机场送行的同学几乎都正在办理出国手续，王瑶的爸爸是水暖工，一个人做几份工作，妈妈是裁缝，没日没夜地加班，就是为了攒钱送王瑶出国。

哦，外国，不过如此而已。

悉尼的商业区叫做 City，City 就那么一小撮地盘，北京的东单王府井要比 City 气派得多。满街都是中国人开的店，贝蕾觉得这儿有点像妈妈的老家福州。

爸爸带她到一家文具店，拿起一盒米老鼠铅笔：“贝贝，哦，贝蕾，喜欢吗？”

贝蕾乜一眼：“你把我当小孩儿哄哪？”

“你想要什么？你突然长这么大了，爸爸有点找不到感觉。”

哼，他还自称爸爸呢！贝蕾冷冷道：“我不是突然长大，而是一天一天长到今天的。”

爸爸的目光一阵慌乱，这让贝蕾不无快意。



那个写着“打倒北约”的书包不能再用了。她拿起一个书包，名牌 Nike，四十九块九毛九。

爸爸看了看价钱犹豫了一下，说：“好，这个不错，你等着，我去门口取款机取钱。”

什么？他身上连这点钱都没有？贝蕾隐隐约约记得小时候她的爸爸非常慷慨，到商店里她指什么爸爸就给买什么，倒是妈妈显得十分小气，总是说钱包里没钱了，妈妈还常常提到爸爸花钱大手大脚。今天他接待十年不见的女儿竟然不带钱？他到底穷到什么份儿上？

爸爸可能看出贝蕾的疑惑，付了钱之后说：“在这里绝大多数买卖都不用现金，用信用卡，但是信用卡的账单会寄到家里，达芙妮，嗯，那个女人可能会啰嗦……”

那个女人，那个散发着狐臭的老女人就让你堂堂一个中国男人如此卑躬屈膝？看来，这么多年他没有给妈妈寄钱，问题就出在这里，那个女人控制了爸爸的经济和精神。贝蕾对爸爸不再是失望，而是鄙夷，看不起。

她走到电脑柜台，她实在需要一台电脑，同学们都上网了，刘念给她留的是电子信箱的地址。一个书包就让爸爸这么为难，电脑的价钱都在两千块澳元以上，还是免开尊口了吧。贝蕾斟酌着是不是动用妈妈给的两千块美金买电脑？

爸爸跟在身后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想要电脑？”

“想也没用，你会给我买吗？”

“我给你安装一台，怎么样？我跟她说过我需要买零件安装电脑。”

又是那个女人！如果你这样对我妈妈，至于离婚吗？嗨，管他呢。

“你装的电脑，能上网吗？”

“要知道我花了六年时间拿了个电子专业的文凭。”

这时，爸爸显出一点活力和神采。



“什么时候能装好？”

“给我一周时间。”

“三天，就三天！”

贝蕾任性地叫嚷，这是爸爸熟悉的女儿，他笑着满口答应。

“好，三天就三天，我们拉钩？”

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遥远的往事顿时变得鲜活了，小时候贝蕾经常跟爸爸拉钩，那时爸爸妈妈已经不住在一起了，她喜欢跟爸爸在一起，爸爸爱她宠她，不会逼她刷牙写字儿。她要求爸爸早点到幼儿园接她，要求爸爸买玩具，拉了钩就上了保险。

贝蕾很是伤感，却笑着调侃道：“去，你说话不算数，谁跟你拉钩？”

“你还记得在中山公园我们拉钩，是吗？这么多年，我一想到那个情景就受不了，就想马上买一张机票回北京。”

贝蕾抬眼撞见爸爸动情的目光，这使她感到很不自在，如芒在背，她立刻关闭了感情的闸门：“别提过去那些婆婆妈妈的事儿了，赶快给我安装电脑！”

十年时间已经在贝蕾心中形成了一道鸿沟，爸爸是不可能逾越鸿沟走近她了。

★ ★
★ ★
3. ★

爸爸的家比想象中要好许多，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房子，在国内被称做“别墅”，爸爸钱包里连五十块钱都没有却住着“别墅”，这大概就是外国跟中国不同的地方。贝蕾这么想。她注意到家里的电器都非常笨重陈旧，电视机是圆滚滚的老古



董，一台录像机也又笨又重。北京人都用VCD、DVD了，哼，他们还用录像机，说不定这些玩意儿都是垃圾堆里捡的。

爸爸推开小屋的门说：“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闺房。”

“你们？”

“达芙妮为迎接你，忙了一个月。”

贝蕾看到崭新的床罩上绣着英文“Welcome Home”，墙上挂着她小时候的照片。

“嘿，还挺假惺惺的呢，我听说老外最虚伪！”

爸爸不满了，“贝蕾，我不喜欢你这样玩世不恭的口吻，像北京的胡同串子。”

贝蕾扬起了脖子，反驳道：“你喜欢不喜欢碍我什么事儿，我干嘛要讨你的喜欢？”

爸爸站在门旁叹了口气，可怜巴巴哀求似的说：“贝贝，哦，贝蕾，我们谈谈好吗？”

“谈什么？有什么好谈的？我很快就会搬出去独立生活的，别瞎操心了！”

“不要以为西方社会的生活那么容易，那么轻松。”

“别把我当傻帽儿，我们这代人可不像你们当年那么孤陋寡闻，我们都做好了吃苦的精神准备。”

“贝蕾，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你怎样跟达芙妮搞好关系，她这个人其实很简单，外国人都很简单……”

贝蕾不耐烦地挥挥手：“我累了，坐了一整夜飞机，我要洗澡睡觉！”

“好吧，明天再说。”

贝蕾的爸爸有个洋名：大卫，自从跟达芙妮结婚以后他就被叫做大卫，他过去的名字和过去的历史一同烟消云散了，也许是自卑，也许是自尊，这么多年在澳大利亚他没有结交一个中国朋友，更没有结交老外朋友，在老外和达芙妮那些亲戚眼



中他才是真正的外老。这个当年豪情万丈、风流倜傥的中文系才子，在澳大利亚靠手艺吃饭，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

大卫很想跟女儿谈谈达芙妮，也许贝蕾说的没有错，老外很虚伪，这一个多月达芙妮时时处处对他的女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布置闺房，买衣物，还说要学着做中国饭，他知道她是在投资，她是一个贪婪的投资者，她要这个家里的中国父女对她心悦诚服。她越是热情，就越是表明她内心的恐惧与敌意。在她看来将要加入这个家庭的不是一个女儿而是另一个女人，一个将跟她的丈夫结成同盟向她的权威挑战的女人。他毕竟曾经舞文弄墨写过小说，达芙妮那点儿心理活动他看得清清楚楚，他的确想过要跟女儿结成同盟，如果女儿通晓人情世故，回报同样虚伪的热情，达芙妮会为维护她在家里的至高权力做牛做马，让他们父女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么多年他就是这么调理她的，让她心甘情愿洗衣做饭像个停不下的陀螺。短短几个小时的接触，他意识到女儿不会跟他结成同盟，他对女儿也有着难以言表的失望，但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前妻，那个女人始终是个问题女人，怎么可能教育好女儿呢？贝蕾的妈妈也是来自一个离婚家庭，她带着母亲悲剧人生的阴影开始自己的人生，今天他看到两代女人的悲剧阴影笼罩在女儿身上，这让大卫深感悲哀。

他太爱这个女儿了，所有跟他交往过的女人人都知道他有个心肝宝贝女儿，在达芙妮之前几个国内来的女人都因为不愿意接受他的女儿而告吹，只有达芙妮听说他有个女儿立刻热情洋溢地说：应该接她来澳大利亚接受西方教育。他毫不犹豫地娶了这个比他还大三岁、没有钱也没有什么文化的白种女人。但几年的共同生活让他意识到自己错了，达芙妮比任何一个中国女人都更加排斥他的女儿，她非常在意他们的两人世界，甚至连她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没有带到这个家里吃过一顿饭，两个儿子逃学打架偷东西，几进几出警察局，她都完全不当回事儿，



一个缺乏母性的女人怎么可能扮演好继母的角色？

中午，达芙妮浓妆艳抹准备跟大卫一起去机场，出门前一分钟突然改变主意，说她必须去看珍妮，珍妮是她惟一的朋
友，她总是在心里有问题的时候去看珍妮，这个靠前夫赡养的
离婚女人有的是时间和眼泪陪她。大卫注意到达芙妮正在系衣
扣的双手抖得厉害，几年里她跟他谈女儿，只是作为调情的浪
漫话题，今天女儿真的来了，竟然犹如狼来了，她不知道该怎
样面对。

他钻进车库，车库是他的书房和工作室，也是他的避难
所。他预感今天晚上不会太平，达芙妮回来撞见充满敌意的女
儿一定会兴风作浪。他已经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实在不行就
带着女儿搬出去，这一招对付达芙妮很有效，屡试不爽。这也
是他这么多年不买房子的原因，倘若买了房子，背上几十年贷
款就会彻底成为这桩婚姻的俘虏。



4. ★

窗外响起汽车马达轰鸣声，由远及近，熄火停下。贝蕾挑
开窗帘，看到爸爸的破车旁边多了一辆看上去还很不错的轿
车，一个满头金发的胖女人从车里钻出来。

接着，家里响起金发女人尖利的声音：“大卫！大卫！”

不知爸爸跟她说了什么，她敲着贝蕾闺房的门，同样尖利
地叫唤：“Cindy! Cindy! Welcome home!”

这句话贝蕾还能听懂，Cindy（辛迪）是人名，这家里谁叫
辛迪？

爸爸隔着门说：“贝蕾，你出来一下好吗？总要有点礼貌



嘛，辛迪是她给你起的英文名字，她外婆叫辛迪，她最爱她的外婆……”

谁让她给我起名字？谁知道她外婆是什么玩意儿？贝蕾皱了皱眉头，继续低头写日记，写完日记还要写信，虽然爸爸答应他三天以后就有电脑，但她等不及了，千言万语要跟刘念和同学们说，还要给妈妈写信，她答应妈妈一落地就写信。

爸爸跟达芙妮咕噜一句，可能是说辛迪睡觉了，Sleeping。达芙妮情绪变得激动了，不停地说话，声音越来越大。贝蕾只听出 she, she, she, she……她知道这个 she 就是自己，这个洋老太婆说我什么？还没照面呢，就这么多 she，这个家还能呆吗？

对门浴室里突然传出达芙妮的怪叫：“Oh, my god!”接着，一阵疯狂的敲门声和叫喊声同时出现。

又怎么了？还是开门迎战吧，否则以为我们中国人怕她呢！

贝蕾开了门，并不看达芙妮，冲着爸爸，以相同的音量嚷道：“你们还让不让我睡觉？！”

爸爸正在浴室里收拾贝蕾洗澡弄乱的肥皂盒、洗发水和脏衣服，小声道：“贝蕾，你以后用完浴室顺手收拾一下，她有洁癖。”

这点破事儿！在北京我什么时候收拾过浴室？

“Cindy，”达芙妮竭力控制情绪，但还是咬牙切齿，“Welcome home……”余下的连珠炮似的英语，贝蕾全都听不懂。她看着满脸涨得通红的洋女人，脑子里调动自己学过的英语，一字一顿地说：“I am not Cindy（辛迪），my name is 贝蕾，you know？”

“Oh, I am sorry for let you come to Australia……”

达芙妮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干枯的金发火焰似的朝天飞了起来，一口气说了好几个 sorry，原来 sorry 还可以用来骂人。